

译者副文本中的“全球老学”：《道德经》海外译本的多维阐释与传播重构

刘源之^{1*}

(¹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道德经》海外译介已从早期裹挟政治与宗教意图的文化介入，发展为兼具多元阐释路径与传播形态的“全球老学”体系。副文本作为承载并扩展源文本思想内涵的关键媒介，是译者阐释翻译立场、构建译本权威乃至塑造译本传播形态的关键场域。本研究以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译本序跋、出版社信息、脚注等材料，探究译者如何通过副文本介入底本源流的阐释、文本诗性的审美重构、跨文明哲学比附以及跨语际转译的正当化叙事。研究不仅揭示了副文本对经典在全球语境中的理解方式与传播路径的塑造作用，也为中国典籍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实践提供了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视角。

关键词：《道德经》；副文本；全球老学；跨文化译介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1.1082>

Global Laozegetics from a Paratextual Perspective: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Reconfiguration of Overseas Translations of the *Tao Te Ching*

Liu Yuanzhi^{1*}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has evolved from early forms of cultural intervention entangled with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gendas into a system of "Laozegetics" characterized by plural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and diverse modes of dissemination. As a key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text is mediated and expanded, paratexts constitute a crucial site where translators articulate their interpretive positions, construct translational authority, and shape modes of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Drawing on Gérard Genette's theory of paratexts, this study examines materials such as translators' prefaces, publisher information, and annotations to explore how translators use paratexts to intervene in discussions of textual sources, to reconstruct the poetic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the text, to establish cross-civilizational philosophical analogies, and to legitimize practices of interlingual and indirect translation. The stud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formative role of paratexts in shap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in global contexts, but also offers a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on th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

作者简介：刘源之（2000-），女，硕士，研究方向：典籍翻译、译介学

通讯作者：刘源之，通讯邮箱：yuanzhiliu2023@163.com

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Keywords: *Tao Te Ching*; Paratext; Laozegetics;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引言

《道德经》西行轨迹始发于17世纪的拉丁文译本。彼时欧洲传教士身负宗教布道与殖民扩张的双重政治使命，常以文化优越者姿态，对中国古典典籍展开选择性译介、改编乃至文化挪用。这一译介实践虽极具功利色彩，却客观推动了18世纪欧洲国际汉学的形成，相关译本遂通过转译进入英语世界。随着海外译本的持续积累，这种曾被国内学界视为“偏离原意”的译介实践，却演变出了丰富的全球老学（Laozegetics）。美国学者邵謐侠首次提出了“全球老学”这一概念^[1]，认为对老子的研究与阐释不仅应面向古代寻找“正确”且内涵不变的文本，更应从历代和当代不同研究者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和运用中，发现“道”的变化及其对未来的启示。但这里的“不同”是立足于全球的，一是指研究对象包括“全球”范围内的相应内容，二是指不局限于某一文化立场，简单肯定或者否定某一译本或解释，而应采取“全球”视角，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老学”的内部联系。

以《道德经》为切口的全球老学既包括其多元译本，更涵盖反映译者思考与纠结，体现文化转移痕迹的副文本。副文本概念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系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从属话语形态。具体来讲，副文本可细分为文本内副文本，如序跋、脚注、附录等，以及文本外副文本，如出版装帧、访谈、书评等。作为协调正文与读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副文本既是译者阐释意图的直接载体，也是不同文化语境中典籍意义重构的隐形推手。鉴于文本内副文本作为译本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参与译文意义的生成与阅读路径的引导，且在不同译本之间具有相对稳定、可比的结构位置，本文以其为主要分析对象，并对可获取的文本外副文本作适度参照。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在《道德经》副文本中关注的核心议题、秉持的阐释范式，以及在文化适配过程中的策略运用，本研究将为解码“全球老学”的生成逻辑提供微观且精准的分析切口，同时为中国典籍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一种超越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

1 《道德经》海外译介研究现状

《道德经》的海外译介研究已成为翻译学、汉学与比较哲学领域的重点议题。学界普遍依据译本特征、译者身份与社会历史语境划分其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既有研究将其概括为从19世纪下半叶“前经典化时期”的宗教比附，到20世纪上半叶“经典化形塑期”的学术回归，再到20世纪下半叶至今“经典化确立期”的多元阐释三大阶段^[2]；亦有学者从译者构成与翻译策略演变出发，进一步细化为四个时期：传教士主导的归化翻译时期、译者国籍身份多元化的纠偏式翻译时期、学术深化与多元类型并重的深度翻译与创作式翻译时期及大众化、产业化的多元翻译时期^[3]；何华倩、周桂君则深入至对核心哲学概念的精细考察，基于143种英译本语料库分析指出，核心概念“道”的英译经历了从创译期“道无定译”、定译期“以 TAO 为主，WAY 为辅”，到溯源期“以 DAO 译道”及多元期“多道共存”的演变，折射出中西文化权力关系的变迁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进展^[4]。近年来，随着理论视角不断拓展，特别是“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为解读典籍外译提供了新框架。《道德经》的译介活动被解读为由国家、机构、译者（译者共同体）共同构成的制度化跨文化知识再生产行为，服务于构建国家话语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5]。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呈现出从工具性翻译到本体性阐释的学术深化特点，但仍普遍以本土阐释框架为隐性参照标准，较少从机制层面解释众多《道德经》译本如何在跨文化流动中被持续生产：其间的参照关系、传播路径及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副文本材料，尚未得到系统考察。由此，译介研究在承认多元阐释的同时，仍难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些译本中的差异化理解究竟是如

何产生、被组织、传播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复制的。美国学者邰謐侠所提出的“全球老学”正是在这一理论缺口中显现解释力。该概念强调，《道德经》的海外译介是一个由多语译本、阐释传统与传播网络共同构成的整体系统，而非基于单一文化立场的译本评判。在这一框架下，海外老学可与本土阐释框架互为参照，通过连接译者意图、读者预期与传播路径的副文本材料，从微观层面再现《道德经》在海外被理解、重构并持续再生产的运作机制。

2 从译文到副文本：《道德经》海外译介研究的视角转换

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是“用于描述正文本、协调正文本与读者关系，并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材料”^{[6]1}。作为正文的附属文本，它可以突出正文内容，彰显正文的出场与地位。作为协调正文本与读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副文本亦影响着文本的接收方式。学者巴切勒（Bachelor）首次将副文本概念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进一步细分与补充了副文本框架以适应当代翻译需求。翻译中的副文本可分为译者序言、后记、脚注、出版页及译者传记、演讲等信息^[7]。译者或相关机构通过副文本阐明自身翻译意图与意识形态，书写了自己的价值观，操控着文本的理解、重构、再生产与传播。就《道德经》的海外译介而言，副文本首先承担着阐释合法化的功能。面对语言结构、思想体系与文化传统的多重差异，译者往往借助序跋与导言解释翻译立场、理论资源与文本处理策略，塑造译本权威。其次，副文本塑造了《道德经》的文本形态与阅读方式。脚注、评注与附录不仅补充语义信息，更在无形中重组章节关系、强化特定概念的解释重心，使经典文本在副文本的持续介入下不断动态重构。此外，副文本还深度嵌入《道德经》的跨语际传播网络之中。在转译过程中，副文本往往先于正文本被引用、概括与再生产，成为后续译本的重要中介资源。由此，《道德经》的海外传播不再呈现为线性翻译链条，而是通过副文本的流通与再利用，形成层层叠加的阐释网络。

3 副文本视域下的全球老学

译者借助副文本实现的各类介入既在跨文化语境中拓展了经典的理解维度，也可能因阐释优先、审美凌驾或文化简化而偏离原典精义。下文将通过剖析译者在副文本中底本考据的阐释偏向、诗学建构中的审美取舍、文化适配中的意义调和，以及转译实践中的合法化叙事分析副文本如何共同塑造全球老学的多元样貌与内在张力。

3.1 副文本中的底本探究：全球老学的前置定位

热奈特将副文本比喻为“前厅”（vestibule），是介于文本内“言语”与文本外“语言”的不确定区域（undefined zone），具有过渡性特征^{[6]2}。但这一“印刷文本的边缘”总是承载着要么是作者本人，要么是或多或少得到作者认可的评论，操控着人们对文本的整体阅读。《道德经》流传至今既有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古本，亦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等通行传世本。各类底本不仅在文字编排、篇章次序上差异显著，部分核心概念的表述与语义亦有不同。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西方译者往往借助副文本将文本差异转化为阐释空间，试图建构为自身重组与改译的理论依据。

J.J. L. Duyvendak 在译本序言中通过梳理简牍串联的物质特性：通过绳线穿过边缘切口串联时极易断裂散落，勾勒出“因错乱的篇章顺序又使若干文句脱离初始语境^{[8]5}”的关联线条。这一学术论断，为后续译者，如 Michael LaFargue、George Cronk、Robert Eno 译本的章节重组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一些学者甚至以此为由重构文本：Auke Schade 在译本绪论中将《道德经》界定为心理学著作，并将核心概念与自创的“nemonik thinking”17 个认知维度精准对应，据此重划文本章节^[9]；Alan Sheets 与 Barbara Tovey 则以“nine soultype families”九型人格理论为框架，将《道德经》划分为由九大章节构成的灵性典籍，每章对应一种人格类型的精神

成长需求^[10]。

副文本这一不确定区域不仅是过渡性的，也是交易性的^{[6]12}：以语用学的方式对公众施加影响，无论这一影响在理解与实践层面呈现出何种效果，都是为了让读者更“恰当”的阅读文本。西方学者对《道德经》流传过程中文字差异的解读便体现了这一特征。法国学者戴遂良 (Léon Wieger) 认为这是由“抄写者的无知造成的一—他们持续催生出各类错讹形式，且为后世传抄延用……”^{[11]7}。Benjamin Hoff 则对这一观点进行补充，认为部分“学者时而会将自身观点或其他文献材料植入其中……且自毛笔出现以来，《道德经》成书时代所使用的文字语义在后世传播中发生了频繁且显著的变化。^{[12]11}”为探寻这一演化根源，许多西方译者尝试从春秋末至战国初通行的大篆体入手，通过古文字溯源为自身对核心概念的个性化阐释赋予文献合法性。针对《道德经》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一句，通行本的主流译法为：“The Way is like an empty bowl that can be used, but is never full.” Hoff 在译本注释中直言，他发现该句的各类通行释义与文字本身传递的意涵完全相悖。通过比对春秋时期大篆字形，发现“用”与“中”的字形高度相近，同时结合本章“渊兮”“湛兮”所蕴含的水的动态隐喻，最终将该句改译为“The way swirls round and round, like a whirlpool, and at its center, it may seem to not be full. It is like dark water whirling”，并得出“古代抄手或因字形相近将‘中’讹为‘用’”的论断^{[12]177}。不难看出，Hoff 在后记中对该章的解说意在证明这一“反常”解读的合理性，但他的文字考据并非为还原“用”的本义，而是通过副文本“有意识地为某一文本勾勒关联线条，从而影响文本被接受的方式。^{[12]142}”

综上，西方译者围绕《道德经》底本展开的考据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以副文本为核心的阐释优先策略：通过序言宣告理论框架，为章节重构赋予合法性；通过脚注与注释铺陈考据细节，为文字改译提供论证。这一做法在拓展经典跨文化理解路径的同时，也引发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副文本主导的阐释实践究竟是基于跨文化对话的建设性探索，还是在语言门槛与文化距离之下形成的策略性替代？从“全球老学”的视角看，副文本不应被视为回避经典精义的通道，而应作为连接不同解释传统的中介机制：其合理运作有赖于以中国本土阐释框架为核心参照，在尊重文本义理与历史语境的前提下，引入异域解释进行比较与互证。唯有在此基础上，副文本主导的阐释实践才能既避免误读的合理化，又真正推动《道德经》在全球语境中的有效对话。

3.2 副文本中的诗学建构：全球老学的审美表达

各种形式的副文本本质上都是一种从属性、辅助性话语，目的是为某种非自身的事物服务，即为文本服务。从该角度看，副文本具有“施为性” (performative)，能够执行所描述的相应行为^{[6]12}。相较于国内《道德经》译介传统多以厘清深奥义理为目标，从而有意弱化甚至舍弃文本韵律与形式特征，西方译者则普遍将韵律与诗性视为《道德经》的核心价值。这一差异通过副文本明确界定《道德经》的文本属性、审美取向与翻译原则，从而促进文本的诗化翻译。

Stephen Addiss 与 Stanley Lombardo 在译本序言中指出，“《道德经》无明确言说主体与限定语境。其思想的阐发并非依赖逻辑论证，而是凭借语言本身的纯粹张力得以展开”^{[13]xv}，该论述意在传达译本应传递文本本身所蕴含的诗意图与文学美感。同样，Douglas Allchin 在前言中提出《道德经》的口述传统需要译本也秉持同样的精神—韵律至关重要，声韵是衡量标准^[14]。既然副文本具有施为性，那么它的功能，即诗化翻译的效果也应得到关注。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即便部分译者未在副文本中对音韵策略进行显性标注，其译作仍暗藏韵律考量：Edmund Ryden 将第八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译为“Dwelling aims to be earth-bound; Thinking aims to be profound; Giving aims to be like heaven”^[15]，通过重复“aims to”强化韵律感；第六十八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他则采用压头韵的译法“A good officer is no warmonger; A good warrior is not wrathful”实现音韵适配。

另有学者表明自己对韵律的追寻是出于对学术译本的批判，后者“虽实现了字面意义的准确性，却剥离了原文本所蕴含的内在审美意趣与诗意张力。^[16]^{vii}”这一批判性立场意在为后续译文的创造性介入提供正当基础，并直接影响翻译策略。在对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进行翻译时，Jonathan Star 通过增译平行句式“Endlessly creating, Endlessly pulsating”，并以“hidden creator”替代“mysterious female”，借助韵律重构与意象重塑实现审美意义的跨语境转移。

不同于时间、地点或物质形态等相对稳定的实用机制，副文本所承载的诗学取向是通过译者的审美立场与翻译策略上的主动选择介入的^[6]¹²。正因如此，这类副文本在拓展《道德经》海外阐释维度、丰富“全球老学”审美表达的同时，也带来了困境：在跨文化传播需求持续拓展与商业出版逻辑交织的语境中，这类通过副文本明确反思并挑战学术翻译规范的译本，逐渐催生出两种非学术取向的译介路径：一类是以诗性重构为核心的创造性译本，另一类则是直接脱离学术考据、以泛化传播为导向的转译版本。尽管国内学界对其学术定位仍存争议，但从副文本视角看，这些译本正是通过对翻译原则的再阐释与再框定，重塑了《道德经》的接受方式与传播路径，其在提升经典传播效度与促成译本反向回流等方面的作用，构成了后文进一步讨论的理论起点。

3.3 副文本中的文化适配策略：全球老学传播的“桥梁”

热奈特认为，从作品传播的角度看，副文本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作品。在《道德经》的西方译介史中，道家思想并非直接进入西方语境，而是通过副文本被不断纳入既有的哲学与宗教解释框架之中。译者为“道”的不可言说性、直觉性与超越性寻找可理解的思想坐标，从而推动其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发生意义迁移。

在西方哲学以逻辑、科学、语言等理性工具叩问“终极实在”的传统框架下，《道德经》中“不可言说”的形而上智慧与超越性体验，天然被译者视为需要通过神秘主义框架加以解释的对象。这一理解并非直接源自正文，而是首先在副文本中被明确提出并反复强化。德国汉学家 Richard Wilhelm 在前言中提出：

“The metaphysics of the Dao De Jing is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intuition which cannot be formulated into static or narrowly defined concepts. Lao Zi ‘painfully’ called this DAO^[17]¹²...In point of fact, the term matters little since even for Lao Zi himself it was only a sort of algebraic symbol for something ineffable... For DAO can be neither perceived nor known. Assertions about it are only pointers towards an immediate experience that cannot be expressed in words.^[17]⁷⁰”

《道德经》的形而上建立于直觉之上，无法被静态或狭隘的概念所界定，因此只是某种不可言说之物的象征性符号，所有关于它的言说都指向那不可言传的直接体验，但这种体验在 Witter Bynner 看来“实为人类共同的本质内涵。却因其至简而显得深邃，因此被归入神秘主义范畴。^[18]¹²” Wilhelm 与 Bynner 均通过副文本将“道”纳入神秘主义经验之中，主动为读者建构理解路径，使译文中的诗性、含混与非概念化表达列入预期中的阅读框架。

除宗教神秘主义外，另一些译者借助西方哲学话语为道家思想提供可对话的理论中介。华裔学者张钟元（Chang Chung-yuan）将海德格尔（Heidegger）对“无”的本体论思考，即“无是存在的本源，存在须在非存在中显现”^[19]³³⁹的论述与《道德经》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观并置^[20]¹⁰。他将该句翻译为“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re created from yu, or being, Being is created from wu, or non-being”，与海德格尔“Why is there any being at all—why not far rather nothing?”进行比照，成为西方读者理解老子辩证结构

的重要中介性话语。在这一过程中，副文本通过类比提升了道家思想的可理解性。而 Philip J. Ivanhoe 在副文本中提到的路径则与之互补，他通过概念的明确区分，规避其被完全同化为西方哲学范畴的风险。在讨论译本核心概念“德”时，指出老子之“德”具有“疗愈效应”：它能够消解个体心理焦虑，促使其察觉并摒弃非本真的行为与态度。但该思想不同于“萨特式本真”(Sartrean-style authenticity)：通过一系列自由意志行为塑造而成的自我，亦与弗洛伊德式“成熟”觉知(Freudian-style “mature” awareness)相异，后者以洞悉个体内在动机的真实本质为核心^[21]。道家语境下的本真性在于以自然本然的状态贯通生命全程，这种“顺性而为”的内核，正是在与西方哲学概念的对比中得以凸显。“德”的概念既借助西方哲学话语实现了跨文化转译，又守住了自身义理原域，从而以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姿态进入大众认知。

针对以西方哲学体系解读《道德经》的路径，西方学界内部亦形成反思性声音，尝试通过副文本将《道德经》置于更广阔的人类精神史之中。Aleister Crowley 在序言中指出：

To understand it requires an altogether different state of mind to any with which European thinkers in general are familiar. It is necessary to pursue unflinchingly the path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on the lines indicated by the Sufis, the Hindus and the Buddhists^{[22]8}.

Crowley 认为理解这部经典应摆脱欧洲哲学内在范式的限制，转而遵循苏菲派、印度教徒与佛教徒所指引的精神修行路径。早期 Walter Gorn-Old 便将老子与释迦牟尼 (Buddha Hsien) 置于同一文明轴线上，认为二者虽处不同文化环境，却共同指向一种以“简约”(simplicity) 为核心的精神伦理^{[23]3}。Robert Meikyo Rosenbaum 则在前言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精神伦理的跨文化联结：早期来华传教的佛教徒，曾借用道教术语阐释佛法要义，由此形成了佛道概念互嵌的解释结构^{[24]xi}。译者正是通过这种跨文明平行传统的建构，将《道德经》逐渐纳入超越地域与宗教边界的人类精神史叙事之中，使其在全球语境中获得了可被理解、可被接受的解释位置。

西方语境中《道德经》的比较哲学阐释，并非是自然发生的思想对话，而是译者通过副文本这一中介空间将其持续建构、调节与合法化的过程。神秘主义、哲学类比与平行传统叙事并非彼此割裂的解释路径，而是构成了一套可供调配的话语资源，使《道德经》的意义得以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不断迁移与重组。然而，这种解释扩展亦受到语言能力与知识结构限制：当阐释需求持续增长而直接语言通达性不足时，转译机制便逐渐成为推动典籍全球传播与意义再生产的关键路径。

3.4 副文本中的互文性对话：全球老学重构的翻译“动态机制”

副文本的语用属性由其传播情境的特征所决定，具体涵盖发送者与接受者的身份特质、发送者的权威程度与责任担当、发送者信息的语用效力(illocutionary force)等核心要素^{[6]8}。正如前文提到的，当西方译者受制于目标语所需的语言能力与知识结构时，往往优先从权威译者的副文本中汲取信息，依托副文本所释放的“言外之力”信息重组，进而构建出独特且多元的《道德经》转译(indirect translation)景观。

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转译向来被视为无法直接翻译时的权宜之计，长期处于学术与行业边缘。然而，在《道德经》的西方译介实践中，转译并未停留于技术层面的替代方案，而是逐渐演化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并非单纯依赖译本参照，而是通过序言、译者说明、编者阐释等副文本不断被解释、辩护与规范化。截至 2019 年，共有《道德经》英译本 452 种，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不具备汉语能力的译者完成^[25]。徐坤进一步量化了英语在全球转译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指出英语中介译本占全球《道德经》转译本的 69.3%，成为最具扩散力的中介语^[26]。常年位

列西方畅销榜榜首 Stephen Mitchell 的译本最具代表性：他在副文本中明确提及翻译全程参照了“数十种英、德、法语权威文本”^{[27]ix}，并结合自身十四年的禅宗修行经历完成该工作；自助类作家 Wayne Dyer 也遵循此类方法，坦言“本书内容系从所研读的 10 种不同译本中，遴选出个人认为最具实用价值的核心要义整合而成”^{[28]xii}。但他的“拼凑式”转译完全舍弃了对原文语义完整性与哲学深度的追求——全书 81 章内容被拆解整合为 81 则“心灵生活指南”，每章附加针对经营亲密关系的生活指导意见，被部分学者甚至批评为偷换《道德经》核心概念的“流行道教”阐释。然而，这两位译者的译本凭借成功的市场销量，不仅合理化了转译的创作逻辑，更成为业内“标杆”，被无数后继译者效仿，间接推动了西方《道德经》转译数量激增。

值得注意的是，副文本驱动的转译机制还延伸至编辑环节。Gia-Fu Feng 与 Jane English 的译本编辑 Tionette Lippe 在不懂中文的前提下，通过“考察 12 位译者对某一特定语句的翻译方式，反向推导原文内涵”^{[29]vi}。近年来，随着 CreateSpace、Xlibres 等自助图书平台降低出版门槛，加之出版商追求成本控制与市场响应速度的商业逻辑推动下，这些畅销译本所确立的解释模式与修辞策略，持续被后继译者复制与再利用，形成了一套以副文本为核心节点的阐释网络：新的译本往往在序言、注释中明确对既有版本的继承关系，使“全球老学”以一种层层叠加、不断自我指涉的方式得以延续^{[30]x}。

针对这一现象，Douglas Allchin 通过副文本进行伦理辩护，认为转译是译者无奈却合理的选择，“现存于世者无人见得《道德经》的原始手稿，且这些版本本身源自口述传统”^[14]，因此依托注释本与转译本译介天然具有合法性。然而，Allchin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亦暴露出转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例，Allchin 将“不仁”译为 *indifferent*。相较于汉语语境中“不仁”所指向的“无偏私、无差等对待”，*indifferent* 在英语中更易被理解为情感上的冷漠与疏离。这一例子表明，即便转译在理论层面被赋予合法性，其语义准确性与思想深度仍难以得到充分保障。Tim Chilcott 却将这一问题交由读者自行衡量。为验证“不懂中文”的译者是否能创造出合格的翻译文本，Chilcott 在前言中以 Christopher Logue 对《伊利亚特》(Iliad) 的改写实践为例，通过系统阅读既有译本，得出了自己的译本^[31]。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他将“圣人”处理为“those who have attained enlightenment”，以削弱“sage”一词在英语语境中所激活的宗教角色预设。从 Chilcott 的译例可以看出，不具备汉语能力的译者，往往在副文本中通过回溯既有译本、阐明个人理解路径，主动将转译呈现为一种“基于理解而非语言”的阐释行为，从而重塑翻译评价标准，为全球老学的跨文化重构提供了新的翻译伦理支撑。

副文本为转译提供合法化叙事的过程中亦伴随着显著张力。译者的身份特质、责任意识，所参考底本的权威等级，以及对参照译文文本与副文本的解读偏差，共同导致转译本质量良莠不齐，进而使《道德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被重写为一种可流通、可复制、可消费的文化快消品。部分畅销转译本为适配大众读者，简化了《道德经》的哲学意涵，扬弃深度思辨与复杂历史注解，存在过度通俗化问题。如果该类译者受市场驱动成为转译底本的参考中心，或将导致译本在多次转译中出现信息偏差，影响中华典籍文化资本的民族性与相对稳定性。降本增效虽是出版行业的合理诉求，但在《道德经》的全球译介中，选择底本时需兼顾底本权威度、译者核心能力与目标读者定位，在扩散效率与思想阐释深度之间维持必要平衡，唯有如此，《道德经》这一东方经典才能在全球语境中真正实现传播效度与学术价值的统一。

4 结语

从副文本视角重新审视《道德经》的海外译介，可以看到“全球老学”并非一个单向度的知识扩展过程，而是一种始终伴随选择、取舍与界限协商的阐释实践。无论是围绕底本源流与古文字形的考据、对诗性与韵律的重构，还是通过跨文明比附将《道德经》纳入人类精神史叙事及为

转译提供合法化叙事的实践，这些做法确实在不同层面上拓展了经典的理解视野，使其得以在异质文化中被重新感知与讨论；但与此同时，部分阐释并非源于对原典语义的深入逼近，而是因语言门槛与文化距离所限，借助副文本策略为特定解释路径赋予合法性，进而推动文本向转译、改写甚至功能化使用演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副文本的重要性并不止于“补充说明”，而在于它揭示了译者如何通过前言、注释与理论宣告主动设定阅读框架、调控理解方向，并在学术考据、审美追求与传播效率之间不断移动边界。对全球老学而言，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开放视野并不意味着放弃尺度，对诗性形式、哲学比附与文本重构的吸纳，必须建立在可辨识的阐释依据之上，否则极易滑向脱离原典语义约束的语言实践。因此，中国典籍的全球研究与外译实践，有必要在承认多元阐释可能性的同时，坚持与中国学术传统为主体坐标，将海外译介视为可资对话、可供参照的阐释资源，而非替代性权威；通过副文本的自觉运用与审慎甄别，在中西互释、相互砥砺的过程中，维系经典思想深度与跨文化传播效度之间的必要张力。

参考文献：

- [1] 邵谧侠. 2000 年前的老子为什么成为今天的“全球偶像” [J]. 月读, 2024(5): 37-40.
- [2] 马福华, 刘倩.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路径解析[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25(1): 84-89.
- [3] 郭翠红. 《道德经》151 年英译史述评[J].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2025(15): 1-14.
- [4] 何华倩, 周桂君. 《道德经》英译的历时演变及其动因研究——基于核心概念“道”英译的统计与分析[J]. 语言与翻译, 2022(4): 56-61.
- [5] 刘锦晖, 刘帅. 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道德经》英译研究[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6): 15-22.
- [6]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Lewin J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 BACHELOR K. *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8] DUYVENDAK J J L. *Tao Te Ching: The Book of the Way and its Virtue*[M]. London: John Murray, 1954.
- [9] SCHADE A J. *Lao Tzu's Tao Te Ching: The Way of Nature and The Way of People*[M]. Abridged English-only edition. Columbia, Maryland, U.S.A.: Nemonik-thinking.org, 2016.
- [10] SHEETS A, TOVEY S. *Tao Te Ching: The Way of the Action of the Soul*[EB/OL]. (2014-12-31) [2026-01-30]. <http://web.archive.org/web/20100501161600/http://www.newequations.com/taoteching.html>.
- [11] WIEGER L. *Chinese Characters: Their Origin, Etymology, History, Classification and Signification*[M]. Translated by L. Dover Publications: Dover Publications, 1927.
- [12] HOFF B. *The Eternal Tao Te Ching: The Philosophical Masterwork of Taoism and Its Relevance Today*[M]. New York: Abrams Books, 2021.
- [13] ADDISS S, LOMBARDO S. *Tao Te Ching*[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3: xv.
- [14] ALLCHIN D. *Tao Te Ching* [EB/OL]. [2026-01-30]. <https://douglasallchin.net/tao/rendered.htm>.
- [15] RYDEN E. *Laozi. Daodej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6] STAR J. *Laozi. Tao te ching: the definitive edition*[M]. New York: Tarcher, 2001.
- [17] WILHELM R. *Tao Te Ching: The Book of Meaning and Life*[M]. OSTERWALD H J, (Trans). London: Arkana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1985.
- [18] BYNNER W. *Th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Laotzu*[M].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1944: 12; 14-15.

- [19] HEIDEGGER M. Existence and Being[M].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8.
- [20] CHANG C Y. Tao: A New Way of Thinking[M]. London: Singing Dragon, 2014.
- [21] IVANHOE P J. The Concept of De in the Laozi[A]// MARK C, IVANHOE P J. (Eds.).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Laozi[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239-257.
- [22] CROWLEY A(Ko Yuen). The Tao Teh King (Liber CLVII)[M]. London: Askin Publishers, 1976.
- [23] OLD W G. The Book of the Simple Way of Laotze,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Texts of the Tao-Teh-King[M]. London: P. Wellby, 1904.
- [24] ROSENBAUM R M. Walking the way: 81 Zen encounters with the Tao Te Ching[M]. Boston, MA: Wisdom Publications, 2013.
- [25] 邰謐侠. 《老子》译本总目[J]. 国际汉学, 2019(1): 7-18.
- [26] 徐坤. 文化生产场中的转译与经济资本——以《道德经》转译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 (6): 119-129.
- [27] MITCHELL S.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8.
- [28] DYER W W. Change Your Thoughts —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M]. Carlsbad, CA: Hay House, Inc., 2007.
- [29] FENG G F, ENGLISH J, LIPPE T. Tao Te Ching: With Over 150 Photographs by Jane English[M]. New York: Vintage, 2011.
- [30] LE GUIN U K. Tao Te Ching: A Book About the Way and the Power of the Way[M]. Seaton J P. (Trans). Boston: Shambhala, 1997.
- [31] CHILCOTT T. Tao Te Ching[EB/OL]. (2005-04-15)[2026-01-30]. http://www.tclt.org.uk/laozi/DaoDeJing_2011.